

# 卷十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

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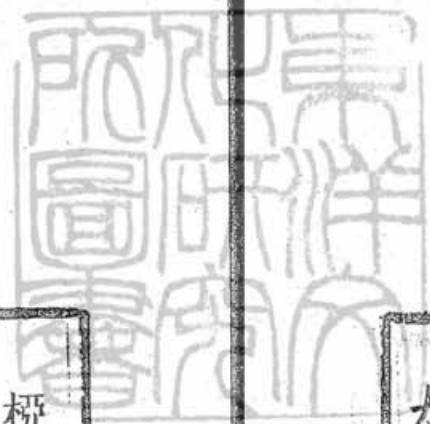
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桀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

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

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說與上同桀下惠不羞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桀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註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  
 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  
 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註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  
 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  
 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桀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  
 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註伯夷清伊尹任



桀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  
 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  
 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  
 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註智者知理物聖人  
 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註智譬猶人之有技  
 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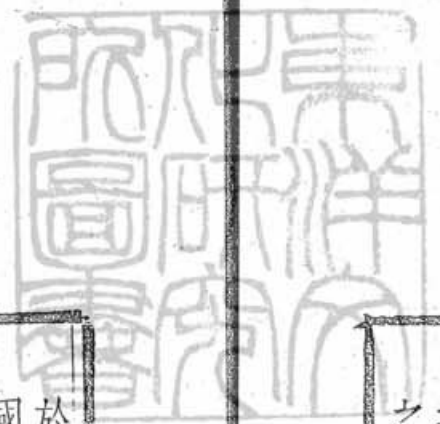


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

意乃能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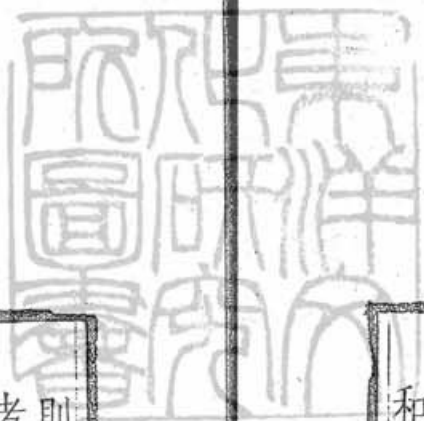
**章句** 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

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欲以亂色留於明姦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為能有立其剛志也聞柳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狹而為寬博變淺薄而為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齊急速但瀆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國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之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適變其去國可以速則速故



於齊不待炊而行也可以以久而未去則久之故於魯國所以遲遲吾行也可以處此國則處之故未嘗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祭可公養之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為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污其已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為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為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為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已異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為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得則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孔子為集其大成得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之道是為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盼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柳下惠一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伊尹柳下惠各

承其時之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觀之又  
 能集此三聖而為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  
 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潔已不殉方伊尹之時天下  
 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天下為已任方  
 桀下惠之時天下多潔已而與俗而桀下惠所以如  
 是俯身而同眾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桀下  
 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為大  
 成者誰謂伯夷伊尹桀下惠救時弊如此可不謂為  
 聖者邪雖然孟子取為三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  
 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  
 但聖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之  
 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  
 時為言以謂時然則無可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  
 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故孟下於下又取金聲玉振  
 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  
 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  
 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桀下惠能  
 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玉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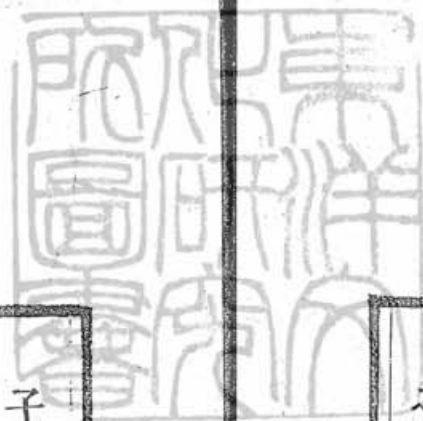
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  
 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其始  
 如金聲之隆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  
 殺又能清而且任任而且和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  
 一者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  
 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條理者是為智者之事  
 也終條理者是為聖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  
 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射  
 於百步之外為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有力也  
 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量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  
 夷伊尹桀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  
 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  
 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  
 人之善者也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  
 孟子總意而解其始條理也而始條理又解金  
 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  
 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  
 也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



徵舒之母陳大夫御叔之妻三為王后二為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葬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伯夷清伊尹任栢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

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詳悉也不可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



子名也畧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

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

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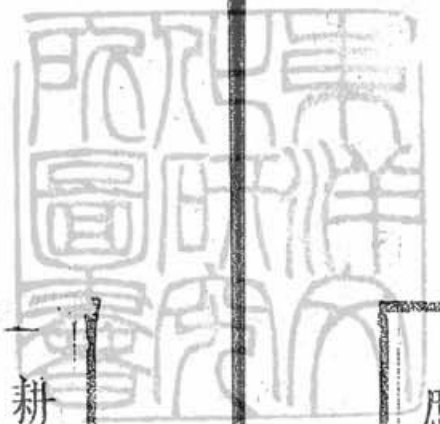
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

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附庸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

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  
 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  
 受地視子男國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  
 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國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  
 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  
 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  
 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



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國伯為次國大  
 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國子  
 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  
 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國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

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

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

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北宮至為差正義曰

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

子略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

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畧也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

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已之所

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但嘗聞得

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

一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

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

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

者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

私為德者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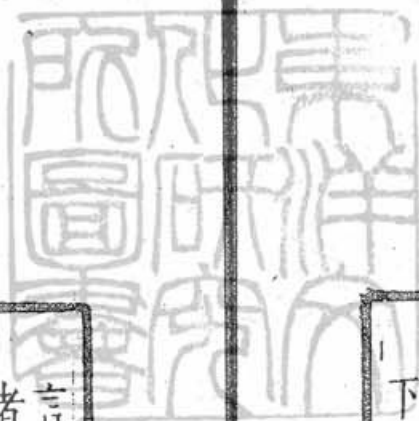
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

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

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

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

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士凡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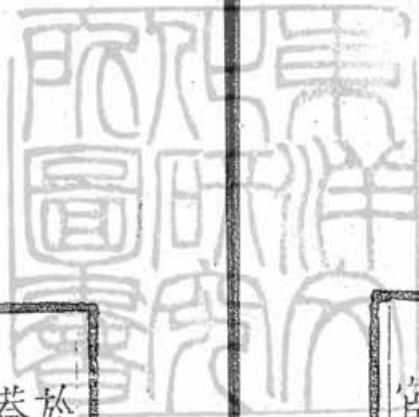


孟子疏

卷之十

源淵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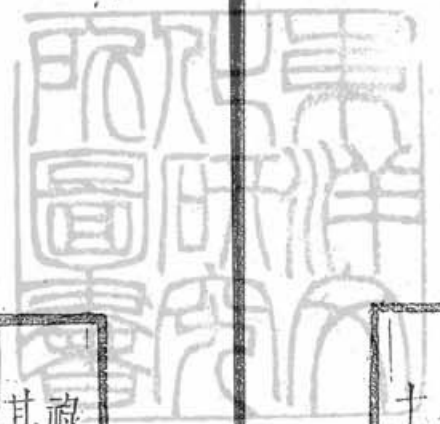
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蔽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下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為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居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是為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



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其耕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之國是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為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者是為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養其九口。上次則食八人中食七人中食六人。則食六人。下食五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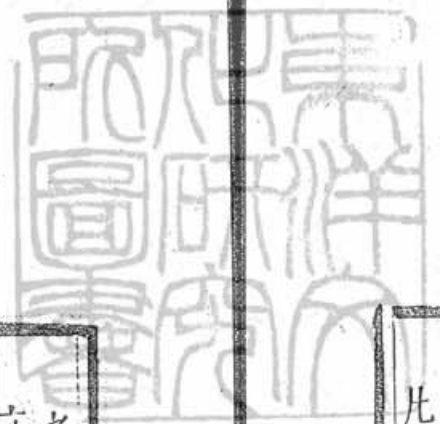


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為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為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同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故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詳悉也至則其合也正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已而去司



祿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不得聞其詳特以大畧而答北宮錡之問也云今考王制則合也者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歟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鄭氏云上公謂王之三公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者按周官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者按周易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是也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氏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畧同也天子方千里所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註云星辰之大小也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比也至制也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鄭註云視猶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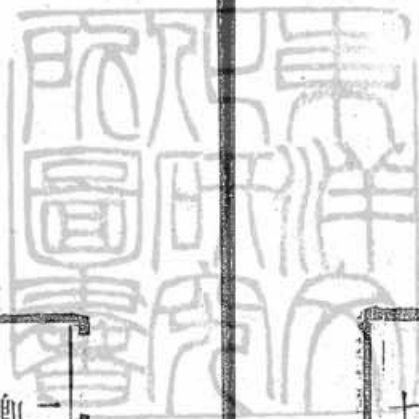
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有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用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也周禮大司職云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又鄭註本此而言也云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者按周禮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



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又註云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是宜孟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公侯之國為大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為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為小國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小國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三十三少卿也各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



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  
 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  
 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二州二百一十國則  
 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百  
 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又云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  
 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  
 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逐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  
 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之郊九里之逐  
 三里之城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  
 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  
 也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  
 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卿之祿而已自  
 卿以下至於士其祿一相殺以一此卿祿居於君祿  
 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



二分之二一次國大夫居卿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  
 卿祿二分之一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  
 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  
 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  
 產以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此耕者之所得  
 所以一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  
 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食七人其次食六  
 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  
 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其說是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  
 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下食五人  
 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  
 言之所以有五等也孟子王制論所入食人之眾寡此  
 所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人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  
 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  
 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  
 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  
 同祿其多寡之數一視五等農夫為差而班祿亦不

此外

萬章問曰敢問友

**註**

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

**註**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

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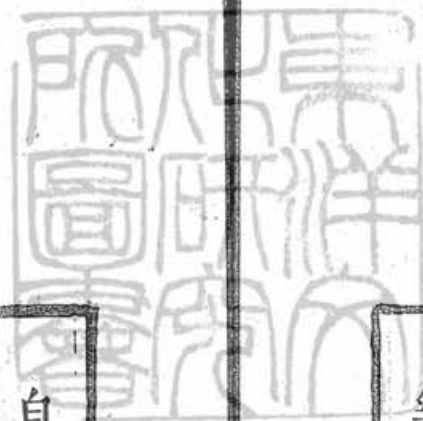
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

家則不與之友矣

**註**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

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



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

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

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

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

我者也

**註**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

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

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

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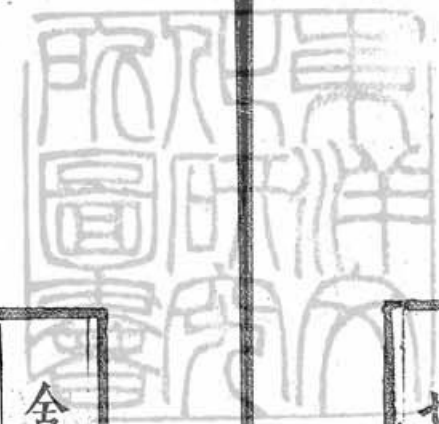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註**

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



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  
 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  
 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以授賢  
 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  
 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  
 也尚上也舜在吠畎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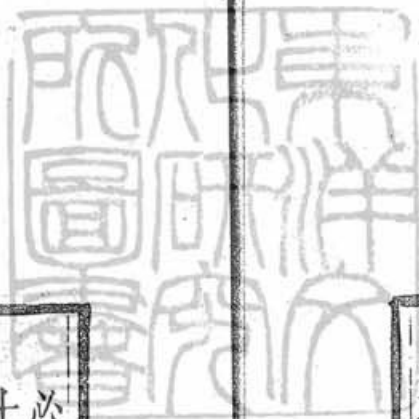


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  
 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  
 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  
 其義一也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

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匹  
 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  
 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問孟子為  
 朋友之道何如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謂不  
 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兄弟有  
 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  
 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

孟子又言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曰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爲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爲友者亦所謂樂已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爲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不足爲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爲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弗能與之矣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位云職

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其天位也不當以身禮下之也夫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官堯亦就副官而饗舜所設更爲之賓主然卒禪其天位此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甥者蓋堯爲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爲甥也且用下敬上如舜之上見於堯故欽堯爲友是謂貴其費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室故欽舜而與之爲友是謂尊其賢貴尊賢禮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左傳趙簡子云魯子獻子有鬪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也妻父曰外舅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註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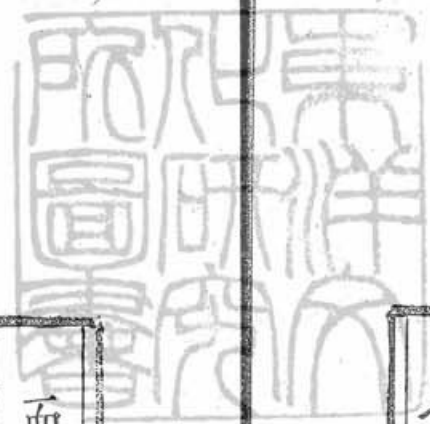
心為可也孟子曰恭也註當執恭敬為心曰卻之卻

之為不恭何哉註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

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註孟子曰今尊者賜

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  
 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  
 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言其來文求  
 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  
 其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  
 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



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  
 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  
 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者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  
 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  
 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  
 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

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正

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克滿至

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

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

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

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

獵較尚猶可爲况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

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

與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

道奚獵較也

**[註]**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註]**孟子

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

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

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

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曰奚不去也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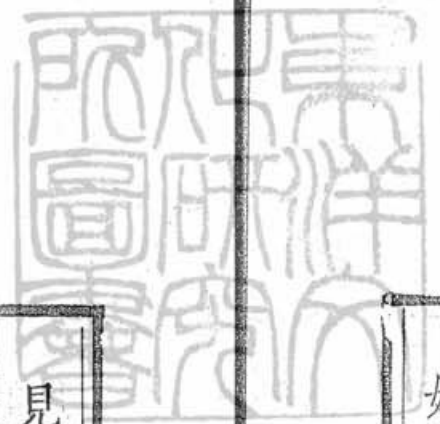
萬章曰

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註]**兆

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



見用占其事治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

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

年淹留而不去者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

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註]**

行可冀可行

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

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

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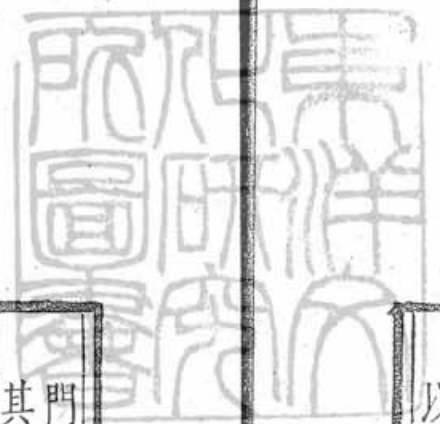
之也

**[註]**

萬章問曰至公養之仕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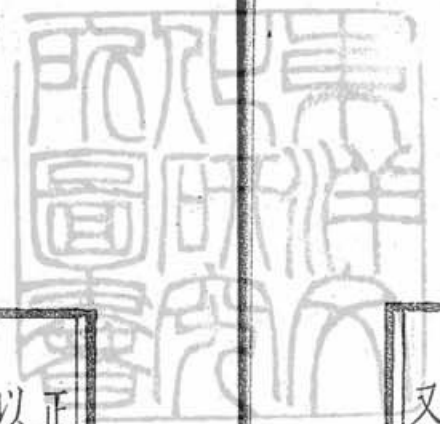


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敢問交接何心也萬章問孟子曰交接之際當執何心而交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答之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言卻去之卻去之而不受是為不恭敬然也何哉者是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至故弗卻也孟子又答之言尊長賜已乃問之曰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以此是為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所取不義則卻去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至不可乎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已之物其所取之不義但請無以直言不義之辭卻之但以已心卻去而不受為取民之不義也然後飾以他辭而不受不可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以物來交已以道理其接待於已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言其如此交接則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至斯可以受禦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已也以道理交之其既賜已也亦以禮度如此誠可以受禦奪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孟子又答之以為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而取于貨昏然強暴為不畏死者雖凡之眾民無有不怒惡之也如此者是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更不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不辭也無他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為之暴烈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餽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也萬章又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貨者也苟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至而况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子今以為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待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之不攻者也夫所謂非其所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如克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為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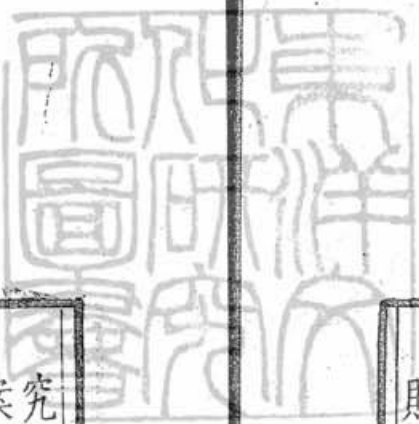
也故曰夫所謂非其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克類至  
 義之盡也然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謂今之諸侯  
 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罰薄  
 稅斂為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今  
 之諸侯猶禦也殊不知與禦人之元惡不待教而誅  
 者異矣然則萬章之所問乃云此者是其繆也宜孟  
 子答之此耳孔子之仕於魯國魯國之人田獵較奪  
 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  
 尚可為而况受其賜而乃為不可也言此者但有道  
 禮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孔子之仕  
 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是孔子之為  
 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答之以為孔子  
 之仕是欲行其道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又問曰孔  
 子既以欲行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又答之曰孔  
 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仕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  
 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既欲正其祭器  
 又不以四方之珍食供簿正祭器所以獵較而供簿



正耳然而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不  
 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為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  
 無珍食以供之故又絕其祭之禮所以如此也曰奚  
 不去也萬章又問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可卒暴  
 更變以行其道何為而不去而莫仕也曰為之兆也  
 至淹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去而且獵較  
 者以其假為行道之始也兆始也然假獵較為兆既  
 足以行之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後去之也如  
 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留而  
 不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  
 孔子遂大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  
 卿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  
 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不  
 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魯之南屯地桓子喟  
 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行



可之仕也以其見既行之後乃且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為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二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



究之註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賢不畏死凡民罔弗慙註云殺人顛越人於是取貨利賢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註諸侯滅國五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註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孔子不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

有時乎為養註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

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

妻而娶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註為貧之仕

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

**釋**

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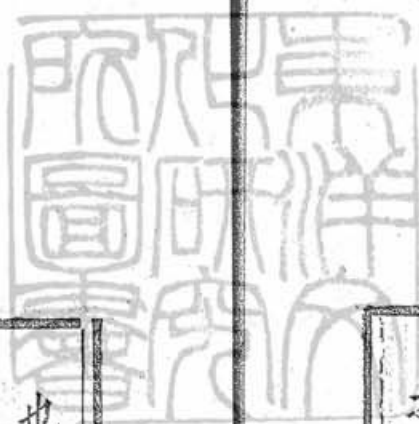
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  
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釋**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

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  
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



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  
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

仕者不處大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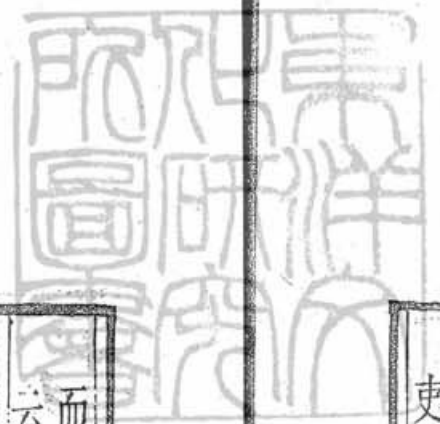
**釋**

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言國

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子  
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欲  
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而家  
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嗣  
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  
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為養也然  
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喻故因  
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文不復敘之而獨繼  
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夕  
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  
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  
以其爵有尊卑祿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



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為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已說在敘篇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吏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



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彼茁者葭註云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

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

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

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萬章曰

君餽之粟則受之乎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

受之乎曰受之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

章曰受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民也

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

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廩貧民之常料也賜

者謂禮賜橫加也曰不敢也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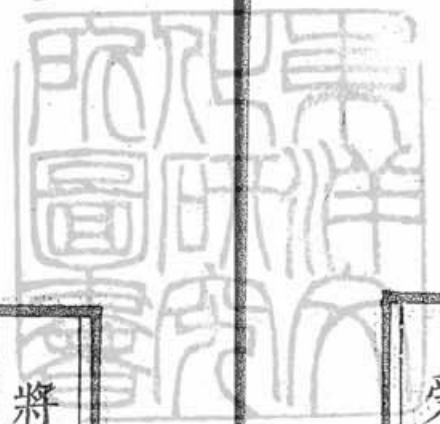
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

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

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

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

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



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

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

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以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

數與之食物若養大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

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慍恨也悅賢不



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

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

何斯可謂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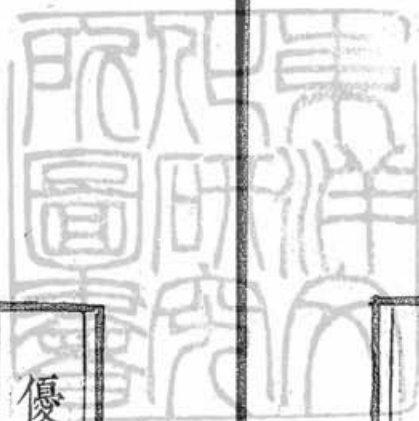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

養君子之道也

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

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



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

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

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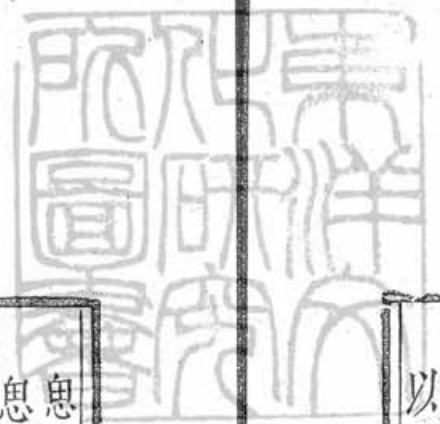
萬章曰至尊賢者也

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

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不敢也如諸侯失去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

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去國不得  
 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  
 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侯有賓道焉士之於  
 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如託於諸侯  
 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孟  
 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賜之以粟則可受之乎  
 曰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  
 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答云  
 君之於民固當賙其窮乏况為士乎曰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  
 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孟子又答之以為  
 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  
 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監  
 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  
 無常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  
 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  
 不識可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則受之可  
 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續而餽之與曰繆公之於子



思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子  
 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賜其鼎肉子思以君命如  
 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思  
 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不  
 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僕也僕子  
 思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臺從  
 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其  
 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謂  
 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  
 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  
 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  
 尊賢者也孟子答之以為始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  
 之其後倉庾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廚宰之人  
 繼送其肉而不絕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敬  
 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為鼎肉使已數數拜  
 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  
 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為女  
 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



舜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使鼎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為寄公者是也註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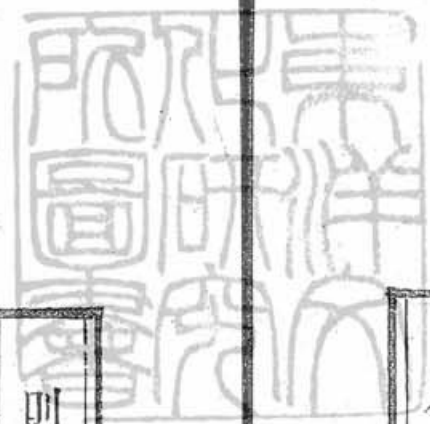
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

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眾也庶眾之

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



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

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

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

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孟子曰庶

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

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而召之曰為其多聞也

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為其多聞

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

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

帛也因章曰旃旃旌有鈴者旌注旄于首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侯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

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

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總

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為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

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

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贄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

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

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

孟子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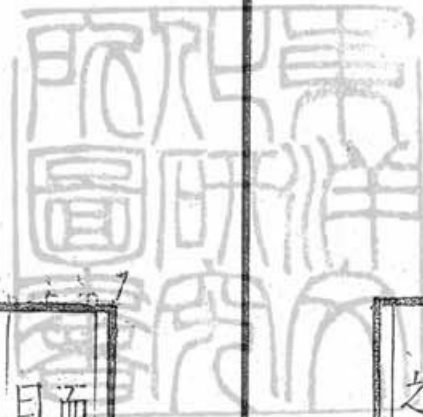
十五

及

及

及

孟子疏 卷之十一  
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爲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爲也哉孟子又以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萬章答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多聞又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也孟子又曰如是爲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之也繆公亟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繆公數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士何如子思遂慍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嘗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子是爲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爲之交友也以有德論之則子事我爲子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爲友是則千乘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爲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况諸侯於今可召賢者



孟子疏 卷之十一  
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云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人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皮冠庶人以旃至賢人乎孟子以答之曰招虞人當以皮弁而招之也庶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旂大夫以旌如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雖死亦且不敢往應其招也以其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豈敢往而應之哉而况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卽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上今乃反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卽此謂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亦所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爲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



所守以義而為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邪質執雉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孟子曰至首者正義曰案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舊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旃析羽為旌鄭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色繫之於旂旌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詩小雅至善道也正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註云如砥貢財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效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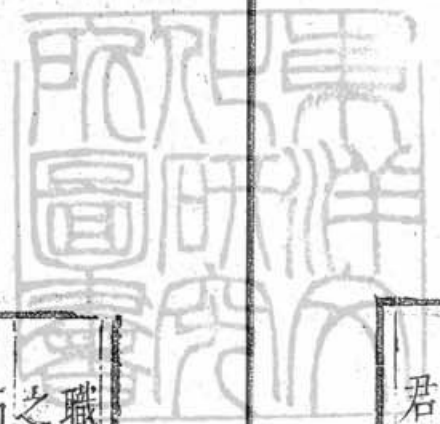
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伊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其文也云沮溺耦耕接輿佯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註云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註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

士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

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註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  
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  
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  
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註孟子  
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  
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章言一  
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  
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  
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  
友天下之善士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

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  
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其  
人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子  
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云  
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註王問何卿也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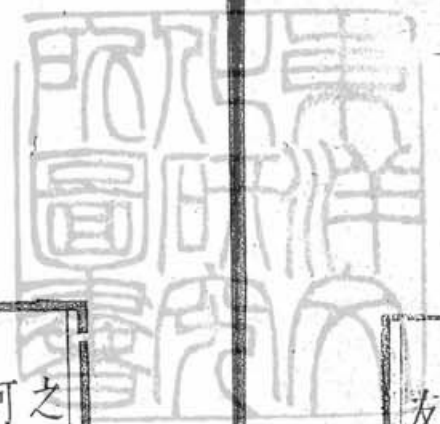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註孟

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

有德命為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註問貴戚之

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註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





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愠怒

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

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

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反覆諫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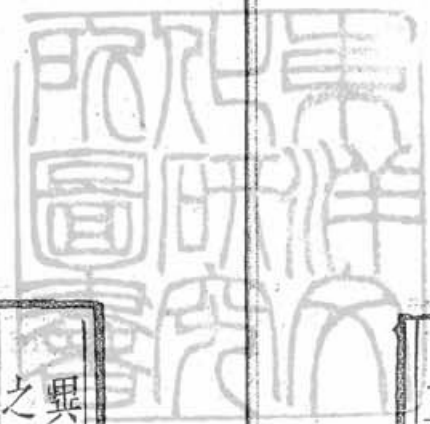
君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齊宣王至則去正

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

卿是齊王問孟子為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

之問孟子答之以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宣

王見孟子以為問何卿故問之曰然是卿有不同而



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又答

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卿有異姓

有貴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之

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謬則諫諍以至反覆數諫

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

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

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

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臣臣不敢不以正義對

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宣王見孟子此言

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姓

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又答之曰國君有過謬則諫諍之以至反覆數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終





所入  
圖  
書